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一百十三回 移花接木張珏初婚 李代桃僵瓊珠再嫁

雖無鐘鼎豪，也有山林樂。閒居燕子知，不飲桃花笑。驢背雪迷橋，泉影月隨飄。飽飯思皇力，狂歌托聖遙。一艇煙波釣，推敲千篇風月稿。——右調《雁兒落帶過得勝令》

話表錢太太次早便往東府勸解瓊珠女兒，先至楚太王妃前問明大略，楚太王妃曰：「昨日自徐家三位賢姪媳走後，愚妹的癡兒與令愛晚間走來，我勸了他二人一回，看他二人情形皆似有允意。今日親母既來更好，可喚他二人一同到來，等親母細細勸他們一番必成。」錢太夫人又曰：「天下事不可預定，誰知今日有這般事？當初總以為他二人是一對好夫妻，誰知如此變局，令人意料不到。但愚妹思想那張珏配瓊珠亦正合配，況且瓊珠女兒在鎮江時被那劉彪搶了去，幸虧張珏將他救出，否則落於奸人之手。細思冥漠中造化弄人是有一定不移之理了。」楚太王妃便命侍兒去喚楚雲與錢瓊珠。不一刻，二人來至中堂，見錢老夫人在此，二人先與錢老夫人請了安，隨與楚太王妃請安，侍立一旁。楚太王妃、錢老夫人都命二人坐下。錢瓊珠不由雙淚低垂，衣衫盡濕。錢老夫人便將他二人勸了一番。楚太王妃也隨著相勸。錢老夫人向瓊珠口呼：「兒呀！你不可錯會了意，誤了自己的終身，你就依著人辦理很好。」楚太王妃口呼：「親家母也不必諄囑了，我也不能讓楚雲執一。親家母回到李府，便請他家先令張郎下聘，然後李府行盤便了。」錢老夫人聞言甚喜，便即告辭，楚太夫人同癡兒癡婦送至門外。

錢老夫人回至李府，見了李太王妃，即將楚雲與自己女兒俱已應允的話言了一遍。李太王妃聞言更加喜悅，謝了錢太夫人勞神，錢太夫人也就遜謝了一番。李太王妃即命人至徐府，通知徐氏兄弟。徐文炳等聞言，當即跑了過來，給李太王妃道喜，然後落座。李太王妃向徐家弟兄商量代張珏行盤聘禮，擇定本月二十八日行盤，二月初二日迎娶。又請文炳到范相府及雲府知會。一面寫了全帖，請徐文炳、殷霞仙二人為冰人，整整忙了好幾日。此時李廣之病雖然已愈，不過精神尚未復元。到了二十八這日，由徐文炳、殷霞仙二人帶領眾家丁到楚府下聘，錢老夫人是先一日已搬過楚府。霎然已至初二良辰，張珏裝束得齊齊整整，準備由二媒人送往楚府招贅。是日李府也是大排筵宴，百官紛紛道賀，不必細表。

這楚府自二十八日張珏納采之後，便在後進收拾洞房，錢夫人幫同料理。這錢瓊珠自行盤日起，未免愧恨非常，終日短歎長吁，低頭落淚。楚雲見他如此情形，也是無可奈何，只可百般寬慰，自己亦傷心。到了初二日，自然張燈結綵，掛紫懸紅，熱鬧已極。午正，徐、殷二位冰人將張珏陪過府來。徐文俊迎出，向張珏笑呼：「張兄長，今日小弟代你贊禮何如？」張珏笑而不答。二人到了中堂，見堂上點著通宵紅燭，紅氈鋪地。張珏站立當中，便請楚太妃。侍女等扶出楚太妃。徐文俊一旁曰：「先行拜認繼母之禮。」侍女等扶楚太妃在上面落座，張珏恭恭敬敬口中稱曰：「母親在上，孩兒叩拜。」楚太妃曰：「我兒少禮。」張珏叩拜已畢，又請錢老夫人相見，行了館甥之禮。錢老夫人見張珏雖然不及顰卿，卻也一表非俗，也算我女兒終身有靠，不由心中暗喜。張珏行禮已畢，退出外堂。外堂已擺上酒筵，請新人入座飲酒。酒筵已畢，大家散坐，不免談笑一番。又是夕陽欲下之際，忽聞笙簫之聲，鼓樂齊鳴，到裡面催妝。當下范楚翹、史錦屏二人全福代錢瓊珠梳裝已畢，見債相至外堂，向張珏三請已畢，當有人引張珏至後堂。侍兒等扶出錢瓊珠，隨即參拜已畢，雙雙送入洞房。自然是合巹交杯，坐床撒帳，勿庸細表。

大禮已畢，張珏偷看新人，實在心滿意足。忽見眾同盟擁進房來，趨至床前來看新娘。同聲稱贊：「這位新娘品貌不凡，真有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，張兄好豔福也。」大家正紛紛調笑，忽見桑黛近前向張珏笑曰：「張兄，你可記得我們娶親時，你不准我們坐床，要刪除俗例，今日臨到你頭上，我們也要刪除俗例，不許你坐床，要你陪我們到廳上飲酒。」言畢，去扯張珏的袍袖。張珏不語，亦不動身。桑黛笑曰：「你莫延遲，我們亦不作已甚之事，只要你陪我們飲酒，散後自然放你進來陪伴新娘。」徐文俊笑曰：「桑兄此言正合公論。張兄就應承了罷，不必延遲。」文亮曰：「你們也太斯文了，何必頻頻問他，何不一齊上前把他拖了就走，還怕他賴在房內不成？」說著便一齊上來，拖的拖，扯的扯，便簇擁著張珏出了房門。

到了大廳，大家依次坐定，桑黛先斟了一杯酒，送到李廣面前，含笑口呼：「大哥貴恙已愈，雖然張賢弟花燭之喜，在本人固是樂不可支，但大哥躬逢此盛，小弟代大哥設想，應較新郎更樂。不有張兄弟肯移花接木，楚雲不能於歸，大哥只有偃息在床，依那五千遍搗枕捶床，長吁短歎的故事，那能在此飲喜酒？所以小弟先要敬大哥一杯，聊作賀意。小弟試問大哥，將來顰卿於歸之日，大哥怎樣酬謝媒人？」英武王聞言，不覺面紅過耳，接杯在手，向桑黛喝道：「桑賢弟，這杯酒愚兄便飲了，可是不准你任意胡言，須要你莊重些。」文亮曰：「桑兄，你也不識時務，今日是張賢弟的洞房喜酒，你為何敬起大哥的酒來？我勸吾兄不必性急，等到大哥的吉日，那時自有安排，我等且令張賢弟飲喜酒。」桑黛答曰：「須每人各敬新郎三杯，如有不遵令者，罰酒一大碗。」眾人皆曰：「我等都遵令。」桑黛斟了一杯酒，送至張珏面前。張珏笑曰：「今日理當小弟滿敬諸兄，何勞兄長先敬小弟。待小弟敬了諸兄三杯，然後再領雅意。」桑黛口呼：「張賢弟不必推讓，我等各敬你三杯之後，然後你再轉敬眾人。若再故意推諉，可要先罰你一大碗，再飲眾人的三杯。」張珏無奈，只得將桑黛三杯酒一氣飲乾。接著，眾同盟每人敬張珏三杯已畢。張珏已是酣醉，眾人還要勸酒。李廣口呼：「諸位兄弟，你們聽聽已打四更了，讓張賢弟進房去罷。張賢弟已是醉了，如若再飲，他可醉的不成樣子了，耽誤他良宵美景。明日再令他陪咱們再飲一天罷。」眾同盟聞言，皆將眉頭一皺，一齊口呼：「大哥你真會作人情，小弟等不敢不遵命，可是太便宜這位新郎了。且放過他今夜，明日再與他算酒賬。」言罷，大家起身，張珏送眾人至門外。走進內院，入上房，請了楚太妃晚安，略言了幾句話，楚太妃便命他退出。張珏口呼：「母親，你老人家也辛苦了，也該早些安歇罷。」說著退了出來，便往洞房而去。

到了洞房，有侍兒迎入，則見畫燭雙輝，洞房春暖，當中擺著一桌酒筵。侍兒將新娘扶至筵前，與新郎對面坐下，循例略飲了片刻，便命撤去殘筵，侍兒退出房外，將房門掩閉。張珏便走至瓊珠面前，親代卸去冠帶，此時瓊珠低垂粉頸，羞不自勝。張珏一揖，口呼：「娘子請睜覺罷。」便攜瓊珠的手，共入床幃，一度春風，遂訂百年之好。正是：

交頸鴛鴦眠正穩，莫教啼徹五更雞。